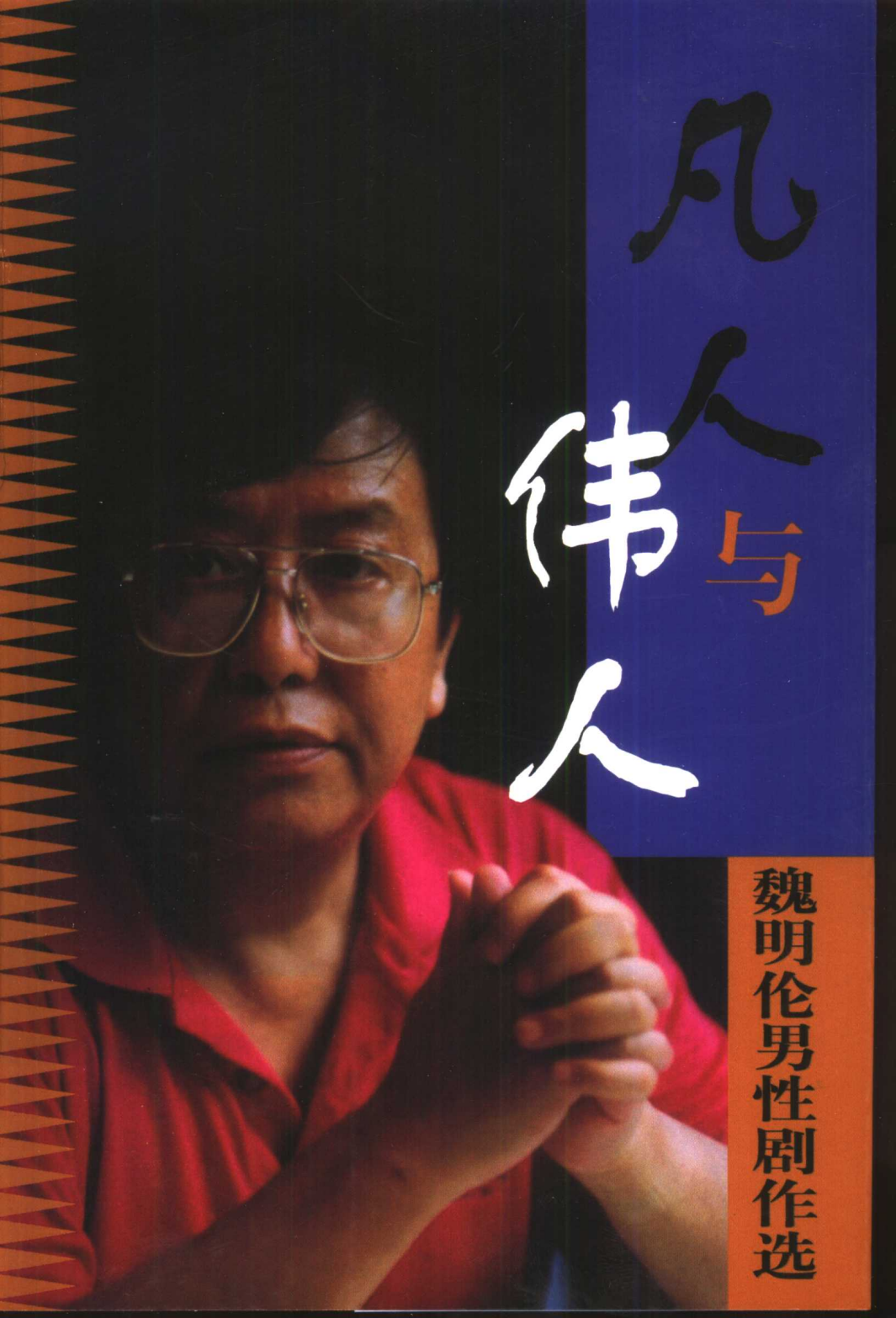


A portrait of Wei Minglun, a man with glasses and a red shirt,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his hands clasped. The background is dark with a blue vertical stripe on the right and a patterned orange stripe on the left.

凡人 与 伟人

魏明伦男性剧作选

魏完 杨嵘 编

作家出版社

凡人与伟人

魏明伦男性剧作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人与伟人:魏明伦男性剧作选/魏明伦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63-2038-X

I. 凡… II. 魏… III. 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554 号

凡人与伟人——魏明伦男性剧作选

作者:魏明伦

编者:魏完 杨嵘

责任编辑:王宝生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90 千

印张:8.5

插页:4

版次: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63-2038-X/I·2022

定价:1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代 序

大匠之门 / 余秋雨	1
------------------	---

剧 本

夕照祁山	9
易胆大	57
巴山秀才	107
变 脸	155

评 论

魏明伦诗史绘诸葛 / 黄宗江	209
人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 / 何西来	213
该在舞台为魏延翻案 / 牧 惠	217
《夕照祁山》漫议 / 王小明	221
谈川剧《易胆大》的艺术特色 / 芦 管	227
简评新编历史剧《巴山秀才》/ 陈泽远	237
《巴山秀才》的结尾 / 余秋雨	241
沉重苦涩的人生悲歌 / 胡邦炜	245
深沉的人文关怀 / 李远强 黄光新	257

编后记 / 魏 完 杨 嵘	265
---------------------	-----

代 序

大 匠 之 门

——再论魏明伦

余秋雨

我是直到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才关注我国当代的艺术实践的。这之前整整十年时间，都埋首于东、西方艺术文化史的钻研和著述之中。在 30 岁到 40 岁的年龄段上，居然可以不问世事、杜门谢客，完全是因为被一种无法割断的高华气韵所裹卷。我在一大批由文化巨人组成的群峰间步步留连、四处朝拜，实在不想从那里走出。但终于渐渐产生一种欲望，很想叩问一下门外的大地：此时此刻，我们国家的多少艺术天才已经崭露头角，甚至已经跨入“大匠之门”？

但是，当我刚刚伸出头来立即发现，文化界非常热闹，而热闹主要来自于文化争论。这些争论，有一些是为了恢复常识的地位，很有必要，但也有一些则是把本可共容共处的多元选择当作了敌对，在自己搭建的“旱地独木桥”上剑拔弩张。我多么希望大家能减少在口号、主张上争胜的兴趣，把更多的视线集中到一个个有待关顾的艺术家身上！何况我已经看到，许多杰出的艺术实践家在文化争论中大多是苍白无力的，他们只敏感于艺术上的

美丑优劣而不敏感于旗号上的是非曲直，立场似乎颇为模糊；如果传媒的兴趣点也在一轮轮的文化争论，他们自然更会被埋没得无影无踪。但是，冷静想一想，中国艺术究竟更需要什么？

我曾试图对争论作一点劝解。例如戏剧观的论争延续很多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作为论争主阵地的北京一家杂志，说别争了，任何一种戏剧观都有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而如果全国的戏剧观统一了，则是灾难。没想到这家杂志居然就用我的这篇文章结束了这场讨论。由此我不禁暗喜，觉得世上还是明白人多，于是便放心地寻找起艺术家来了。

在舞台导演中，我看到了一时气势如虹的林兆华、胡伟民、马科、陈颙，便与他们每一个都成为好朋友，逐一阐释他们的艺术成就，参与他们的创作实践，彼此十分愉快。但就在这时，我们突然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注意到一个来自边远地区的强信息，在四川自贡，冒出了一个极为响亮的戏曲作家魏明伦。

那台《巴山秀才》已经让人精神陡然一振。纯熟的技法，漂亮的唱词，却毫无当时一般文人剧作的疲塌斯文、亢奋议论和矫饰悲情，只是活脱脱地凸现出叙事结构和嘲讽魅力，直到观众以为已经剧终，站起身来准备鼓掌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突转又把所有的观众震得发呆。第一流的文化信号与数量没有关系，几句小诗，一篇短文，很可能立即使我们对作者心悦诚服的文化判断而超过浩繁的卷帙；记得那天我从上海长江剧场出来就想，一个真正值得关注的剧作强人出现了。我正在搜索和研读他的其他剧作，没想到，他的另一出名之为“荒诞川剧”的《潘金莲》又挟着一种新锐的声势进入了上海。这出戏实实在在搅动了南北戏剧界，那年月在话剧舞台上已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剧目，但以一个著名戏曲剧种来作荒诞试验，毕竟还是罕见，激赏和贬斥同时涌现，连不少喜欢《巴山秀才》的同行也有点坐不安了。

然而细听肯定和否定的两方意见即可发现，他们大多停留在形式上做文章，没有深入到思想内涵上来思考问题。如果要讲思想内涵，当时几个大城市的现代派戏剧探索者们着迷的是萨特和贝克特，对魏明伦话语系统也有点不屑理睬。因此，贬斥之声同时来自完全相反的两个营垒。其实，真正能在戏剧舞台上勾动历史魂魄的倒是魏明伦，他故意站在中国世俗文化的土壤上，让一部古典通俗小说，一个传统戏曲剧种作为文化反思的基座，再拉入国际经典和现代作品交错论辩，使全部反思成为中国文化体制内的拷问。正是在这一点上，魏明伦表现出了比当时学院探索派的年轻姊妹们更实在的力度；而与一般地方戏曲比较，他显然又在整体思考的强度上大大地超越了大多数同行。他在《潘金莲》中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强硬立场，早已突破剧评所能控制的边界而楔入了社会历史评论领域。他由这部戏，已成为一名社会各界都会瞩目的民间思想者。这样的思想者在我国剧坛历来是不多的。

可惜，在我国，这种罕见的文化形象总是以被围攻的形态出现的。时隔不久，激赏渐消而贬斥日苛，以至曾有一度，《潘金莲》、魏明伦几乎成了剧坛中胡乱冲撞的代名词。我不知道身处僻远之地的魏明伦是否听到了这些声音，感受如何，只觉得热闹的文化批评正在闪耀着一种无序的杀伤力。我无力面对这种无序，却感到可以以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身份与魏明伦谈谈心，对他做一点个人援助。于是在参加完一次气氛异常的研讨会之后，1987年8月1日夜，写作了《魏明伦的意义》一文。文章发表在北京《新剧本》杂志上，易凯先生读到后就把它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了。

看来这次谈心是成功的，我很快收到了魏明伦的信，他说我对他的评价不太低也不太高，却与他十分知心。他后来在多篇文中一再表达这个意思，直到去年台湾出版他的文集，仍把我的

这篇文章当作了序言。

其实我那篇文章对他的评价仍然有欠公正，原因是我当时还无法判断他蕴藏的巨大潜力。因此，当这篇文章出现在他十年后的文集之前，就成了大个子头上的一顶小帽，有点不伦不类。幸好我在那篇文章开头毕竟还埋伏了一种隐约的预感，且抄引如下：

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常常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人们总是根据他已发表的一二部作品来评判他，而事实上这一二部作品只反映了他的某些片面，还没有熔铸他的整体人格。于是，艺术家焦灼起来了，他急急地写“创作体会”为自己辩护，补充一些作品本身并不存在的意蕴，甚至还对作品做一些修改和校正……众所周知，这一切，常常弄巧成拙，成为蛇足之举。有的艺术家因此而懊丧苦恼，戛然停笔于风华年月；有的艺术家则把以后的创作，当作对以前评论的回答，这当然也就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可悲的：艺术家中断了充分呈现个体生命的过程，社会失去了一大群活生生的艺术灵魂，艺术史只留下了一堆零碎的作品和一群模糊的姓名。

只有这样的艺术家才会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可悲的命运：他们一旦上阵就不愿停步，以迅捷的速度，火一般的创作激情，喷射出一连串的作品，构建出了一个大致上的自我完整。他几乎不用做什么自我辩护，他的越来越多的新作品本身就可洗刷多种不公正的评判。全部艺术史都证明，创作状态最佳的艺术家，最容易获得公正的社会品评。

为此，我们似乎有理由劝说大量有才华的中青年艺术家，不要过多地留意于身边的人事纠纷、文坛角逐，不要过分地醉心于对已发表作品的宣讲和游说，而应该马不停蹄地继续投入创造，像世界上许多艺术大家一样，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呈现为一种滚滚滔滔不息的巨流。……

魏明伦给我的喜悦与激动，首先是他的创作状态。……谁也不知道下个月、明年他又会捧出一个什么样的剧本来。评论者们面对他，不像面对一个已可大体度量方圆的池塘，而是面对着一一条不知今后走向的江河，多少有一点整体把握上的被动。

现在读来，我还为自己十年前的朦胧预感而稍稍得意。今天的魏明伦与当初相比，在剧作方面已经硕果累累，其中著名的有《夕照祁山》、《中国公主杜兰朵》、《变脸》和《四川好女人》等。

这中间，《夕照祁山》是一部真正堪称重要的历史剧。魏明伦对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的反思，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要害部位，因为诸葛亮是历史上少有的把文人人格、官场人格和中国民间的世俗人格组合得最为完整的性格典型，只要轻轻地摇撼他，就会牵动整个民族的神经网络。此时的魏明伦，早已不是一个一鸣惊人的挑战者，而是能够把苍凉的历史感悟进行寓言化处理的悲剧诗人，他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厚和大气。

至于其他几部作品，则是他在更大天地中的创造性突进。《中国公主杜兰朵》针对多年来西方人心中的一个中国故事，投射出当代中国智者的审美反馈；《变脸》是应一家海外电影公司之邀所写的电影剧本，在获得多项国际奖项之后又改编成了川剧；至于《四川好女人》，则是依据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剧本，汲取了布莱希

特的哲理内涵和情节框架,又注入了活泼生动的中国魂魄和四川魂魄。这些劳作,都可说成是艰难的审美游戏,我每次在初听后都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但等看到剧本后又不能不承认他实在是个中高手。

魏明伦这十年来在剧作上的成功,很值得人们深思。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国际?传统艺术如何面对现代?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实践问题上,又首先不是取决于群体统一而是取决于个体创造。再复杂的文化难题,也总是从为数不多的标志性人物身上开始获得解答信息的。魏明伦显然已成为这样的标志性人物,值得理论家们投注更多的研究目光。

按寻常逻辑推理,这里很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魏明伦并非身处沿海开放地区,甚至完全不懂外语,居然成了20世纪晚期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和国际社会深度斡旋的活跃性因素。但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见文化史的演进不具备那么多必然性因素。只可惜,当今文化界过于热衷于排场性、庆贺性和宣讲性的喧腾,已经对真正重要的文化信号缺少应有的敏感了。这当然不是魏明伦的悲哀。

这一切,都是我十年前写作《魏明伦的意义》时无法预料到的。更没有预料到的是,他在写剧之余,竟然成了全国第一流的杂文作家。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他在杂文领域的知名度也许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剧作。连我,也已无法把他的杂文写作说成是剧作之外的业余之举。文化有分工,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化人总会迟早摆脱自身专业的局限性,担负起“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使命。一个剧作家一写杂文而轰动海内,这显然不仅仅是文体试验的成功。只因为他的文化感悟已经超越他的专业定位,又因为他的文化使命不允许他在超越之后再退缩回来,他只能“不择手段”了。一个惯于虚构人物、编造情节的人,突然觉得有许多无须经过虚构和编

造的心声要直截吐露，这样写出来的杂文，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溢”出来的，自然有一种痛快淋漓的力度。

魏明伦的杂文，不走隐晦曲折、把玩机巧、耍弄幽默之途，只以一种道义敏感裹卷世象，尖锐得浩浩荡荡，讽刺得明明白白，可谓杂文中的君子、侠士。即便有几篇写得怪异奇特，也绝不琐碎纠缠，转了几笔仍然掩饰不住明亮和爽利。我觉得四川人“麻辣烫”的人生风致在他的杂文中体现得再充分不过了。这样的杂文初读让人气血畅通，细读则会受到一种人品感染，尽管在具体观点上未必全然赞同。通过魏明伦的杂文，人们可以探悉在他的剧作中蕴涵着多少现实激情；另一方面，长期的剧作经验又使他的杂文具有一种台词般的现场魅力，和环环紧扣的戏剧性吸引力，这真是相得益彰了。

自从写杂文成名后，魏明伦的处境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他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安全了。本来很想对他的作品和人品继续居高临下地指手划脚的评论者，突然发现这个“靶子”竟然具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能，不禁都望而却步了。奇怪，怎么有那么多人欺软怕硬？其实他写杂文不是为了自我防卫，但一旦建立起指点江山的话语系统，自我防卫已不在话下，有时甚至还可以见义勇为地伸出手来护卫一下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例如他对我就做过这样的事。这个戏剧性的突转看起来让人非常痛快，常使我暗想应该劝那些受伤最重的文化人不要气愤悲伤，不要求告申诉，只要学写杂文就可以了。当然，要学到魏明伦这样也不容易，如果不能义正词严地使人心服口服，老在报刊间写一点哗众取宠、没咸没淡的小杂文，反而会让读者看轻，这是我们常见到的事。把剧作和杂文这两方面的成就加在一起，我们说魏明伦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峭然自立的大文化人，大概不算过分吧？

跨过“大匠之门”，魏明伦实实在在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

我已经追踪了他十年，追踪得十分愉快，那么，今后当然还会追踪下去。

如果我有幸，明伦，再过十年，让我再来为您写一篇序言吧。

1998年3月17日于上海

夕照祁山

——诸葛亮与魏延的传奇

说不尽的三国，唱不完的诸葛亮……

《三国志》是晋代史学家言；《三国演义》是明代小说家言；《夕照祁山》是当代戏剧家言。

罗贯中尊刘抑曹，敢于突破陈寿史册准绳，创造出与历史人物不尽相同的艺术形象诸葛亮。流传几百年，家喻户晓，奉若神明。

然而鲁迅评说美中不足：“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我们何妨大胆再创造。试将诸葛亮请下神坛，拨去妖雾，挥笔写人，颂其美德，揭其弊病，哀其苦衷，展示一代贤相暮年晚景的复杂性格的悲剧成因。

当代人回首看《夕照祁山》——春郊的野马，别墅的黄花，钓鱼台的流水，葫芦谷的大火，五丈原的秋风，改朝换代的钟声……能否给人以文学陶冶，美学享受？能否使人从戏剧波澜里引出更深更广的沉思遐想？……

人 物

诸葛亮 字孔明，号卧龙，蜀丞相，武乡侯。

魏 延 蜀征西大将军，汉中太守，南郑侯。

魅 娘 魏延外室爱妾，黄巾张角后裔。

杨 仪 蜀长史参军。
马 岱 蜀平北将军。
阿 斗 蜀后主,在诸葛亮幻觉中出现。
阿 丑 诸葛亮妻,在诸葛亮幻觉中出现。
司马懿 魏国大都督。
司马师 魏军先锋,司马懿之子。
旗 牌 无名氏,蜀军传令官,魏军坐探。
琴 童 诸葛亮亲随。
剑 童 诸葛亮亲随。
矮老兵 蜀丞相府值夜哨兵。
高老兵 蜀丞相府值夜哨兵。
众裸女 在诸葛亮幻觉中闪现。
亲 兵 魏延马弁。
偏 将 司马懿替身。
鼓书人 报幕员。

卧 龙 相 马

〔沉重的历史钟声回荡、回荡……〕

〔鼓书老妪登上台口,击节报幕,吟哦开篇。那旋律,那韵味,古朴,苍劲,一声兴亡叹,满座黍离悲:

话说三国混战

谁正统

谁反叛

奸雄枭雄皆阿瞒

帝王求将相

龙虎雇鹰犬
将相忠心鹰犬勇
分三足宝鼎
抢一统江山

唉
发一声兴亡叹
看神化孔明垂青史
听妖化卧龙传民间
唱一曲非神非妖的诸葛亮
演义新编
俊杰暮年
当代人回首看夕照祁山

〔鼓书老姬隐退。〕

〔天幕映现诸葛亮焚香弹琴的巨大剪影；一弄高山，二弄流水，三弄平沙落雁……〕

〔时值蜀汉建兴十二年暮春，锦官城，琴台下。夜深沉，影朦胧。远看稻草人，细看矮老兵，蜀字号衣，八字白须，打着盹儿，啄着头儿。〕

〔高老兵提灯笼，一悠一闪，蹒跚而来。〕

高老兵 伙计，换哨……（大声）莫打瞌睡，换哨喽。

矮老兵 （睁眼）我没睡，我在专心听琴。你听——丞相半夜弹琴，叮叮咚咚。

高老兵 嗯，听说丞相上了《后出师表》，飞调魏延将军回成都议事，大军又要六出祁山喽。

矮老兵 唉，年年出祁山，年年回蜀川，老是打不进中原，取不了长安。伙计，今夜这琴声凄凉，兆头不好啊。

高老兵 瞎说,你我两个巡夜老兵,一字认扁担,二字认筷子,懂得啥子琴声高雅哟。

矮老兵 你莫小看我,前年空城计,丞相弹琴退司马,我就在城门口喝烧酒。老弟,哥哥我跟随丞相几十年,也就懂得二分琴味儿喽。你听:一弄山高高,二弄水哗哗,三弄……

高老兵 三弄噼噼啪啪!

矮老兵 不好,雁儿嘎嘎落平沙……

[琴弦戛然而断,老兵倒抽一口冷气。]

矮老兵 弦断了!

高老兵 断弦了!

矮老兵 五虎上将都死了!

高老兵 只剩一个魏延了!

[灯光大明,古成都迎宾送客之地——驷马桥。]

[春郊碧野,落日金晖。仪仗队从城中鱼贯而出。文官杨仪,武将马岱,衣冠楚楚,气派昂昂。琴剑二童手捧接风杯盘,引四轮车徐徐到桥头。车帘掀起,诸葛亮飘然下辇。]

[汉丞相两鬓秋霜,依然羽扇纶巾;双眉郁结,不失大度雍容。]

诸葛亮 (唱)两呈出师表

千忆隆中对

酬三顾

九死不改先帝规

纵祁山百折

百折不回

此桥风云会

又见柳丝垂
知音凤雏今何在
冲锋五虎骨成灰
人才啊
人才远比黄金贵
盼魏延
飞马归

〔旗牌上——其人貌似“龙套”，跑腿传令，并不引人注目。

旗 牌 禀丞相：征西大将军魏延奉命从汉中赶回成都，已到驷马桥。

诸葛亮 接风酒伺候。有请。

旗 牌 有请。

魏 延 （内唱）欲献奇谋先献马。

〔猛将军风尘仆仆，大步走来；虬髯美，黑鬃飘，快人快语，眉宇时露傲气，行为不拘小节。

魏 延 （施礼）敢劳丞相远迎，折煞老魏了！

诸葛亮 魏大将军一路辛苦，看接风酒来。

〔二童呈上大杯，魏延仰脖喝酒，将相把手联袂，桥头小憩。

魏 延 （接唱）接羽书

催征人意气风发
恨无双飞翼
幸有千里马
一鞭敲残汉中月
二鞭惊散秦岭鸦
三鞭拨开剑门雾
四鞭抖落锦城花